

长 夜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郝彩虹 汪海泳 张 锦 李 杰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一部

1

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……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。听起来完全正确——但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呢？

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人可以把他的手指头放在那儿，说：“在那样的一天，在那样的时间和地点，整个故事就那样意外地开始了。”

当我看到销售广告挂在乔治和德莱根的墙上时，也许我的故事就开始了。广告宣布拍卖贵重财产“塔城”，它详细说明了面积，英里数和浪数，并附有非常理想化的“塔城”的外形图，仿佛是它最近的样子，实际上已是八十至一百年前的了。

我无所事事，正沿着金斯顿主教大街——一个没有任

浪：英制长度单位，1浪 = 1/8英里 = 220码。——译注。

何重要性的地方溜达，消磨时光。我一下子注意到了销售广告。唉！命中注定的苦差事？抑或是命运之神的垂青？你可以从任何一方面看。

或者你也可能说，当我遇到桑托尼克斯，在我与他谈话时，一切就有了开始。即使闭上眼睛，我也能想象出：他两颊绯红，两目炯炯有神，双手有力而敏捷。他迅速绘制了房子的设计图和正面图。一幢非常别致的房子，非常漂亮。拥有这样的房子真是太棒了！

我一直渴望有一幢房子，一幢精美的房子，然而这样的房子我可从来没有梦想过，没想在里面度过此生。桑托尼克斯将为我建造房子是我俩共同分享的一首幸福的幻想曲——如果他活得够长的话……

在我梦想中的房子里，我将和我心爱的姑娘共同居住，我们就像孩子傻傻的童话故事一样，“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”。虽然纯粹都是幻想、废话，但渴望的潮水却在我心中澎湃。我一直渴望我从不可能拥有的东西。

或者这是一个爱情故事——它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发誓——那么为何不从我第一眼见到埃利时——当时她站在吉卜赛营地的冷杉树影里——开始呢？

吉卜赛营地，是啊，也许我最好从那儿开始。那时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，我冻得有点发抖，转身离开了销售广告牌，我又漫不经心地问了当地的一个问题：谁把附近的篱笆剪成如此杂乱无章。

“这个名叫塔城的房子怎么样？”

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，尽管他从侧面看

我。他说：

“那不是我们这儿的人的叫法，那算哪门子的名字？”他不屑一顾，“自从人们住进去，叫做塔城以来，已经很多年了。”他再一次嗤之以鼻。

我问他，那么，他怎样称呼它呢。他的眼神再次从我身上移开，在他苍老的、皱皱巴巴的脸上，是乡亲们具有的那种古怪表情；他们不直接和你对视，仿佛看着你的肩膀或看角落里，似乎他们看到你没有看到的東西。他说：

“我们周围的人叫它吉卜赛营地。”

“为什么那样叫呢？”我问。

“某个传说。我记不清。众说纷纭。”他接着说，“不管怎样，那可是事故多发地带。”

“汽车事故？”

“各种各样的事故。现今主要是汽车事故。那是个肮脏的角落，你是了解的。”

“咳！”我说，“如果那是肮脏的角落的话，我会很容易看出那儿有事故将要发生。”

“乡议会早已竖了一块该地常有危险的告示牌子，但是没用，一点用也没有。照样有事故发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他的眼神再一次从我身上滑过，他的回答是含糊的。

“总有传闻，他们说这片土地曾是吉卜赛人的。吉卜赛人被赶走时，对这片土地下了咒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，“你可以笑，但是有些地方确实被诅咒

过，你们城里的聪明人是不会了解的。但至少有一些地方被诅咒过；此地就有咒语。在采石场，当人们挖取石头建房子时，会突然死在那儿。一天晚上，老乔迪跌倒在石棱上，折断了脖子。

“喝醉了吧？”我提醒说。

“他可能喝多了。他贪杯，确实如此。但许多人喝醉了摔跤——摔得非常危险——都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。但乔迪，他的脖子。在那儿，”他指着 he 身后长满松树的小山，“在吉卜赛营地。”

是啊，我猜得出是怎样发生的。那时，我没有过多地注意它。我只是碰巧记住它。那就是全部。我认为——那是，我合适的时候想起的——那是我留在脑海中的一点印象。我不知道是在此之前或之后，我又问那儿是否仍有吉卜赛人活动。他说，现今无论哪儿都不多，警察时常驱赶他们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吉卜赛人呢？”

“他们惯于偷窃！”他不以为然地说。然后他贴近并盯着我。“碰巧你有吉卜赛血统吗？”他逼视着我。

我说不知道。事实上，我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吉卜赛人。也许这就是吉卜赛营地的名字使我着迷的原因。我站在那儿，回头朝他笑笑，被我们的谈话逗乐了。我心想也许我与吉卜赛人真有血缘关系。

在吉卜赛营地，我可以沿着弯弯曲曲地通向“塔城”的小路蜿蜒而上，穿过浓荫的树林，最后通往山顶。我可以站在那儿眺望大海和远帆——真是奇妙的景观。我苦苦思考：不知吉卜赛营地属于我会怎么样……正如……简直是荒谬

的想法。当我再次经过那些杂乱无章的篱笆时，他说：

“如果你想见吉卜赛人，当然有老李夫人。市长给她一座茅舍住。”

“市长是谁？”我问。

他吃惊地说：“当然是菲尔波特市长。”我竟然问这样的话，他似乎非常不安！我推测菲尔波特市长是当地的上帝。李太太某种程度上依靠他，我猜，他为她提供依靠。菲尔波特家族似乎世代都在那儿生活，多多少少统治了那块地盘。

当我祝愿老人好运，转身离去时，他说：

“她的房子是街道尽头的最后那座，你可能会在外面见到她。她不喜欢呆在屋内，有吉卜赛血液的人不喜欢呆在屋里。”

我也一样不喜欢呆在屋里。我在街上溜达，吹着口哨，想着吉卜赛营地。我几乎忘了他告诉我的话，这时，我看到一位黑头发的高个子老太婆在花园篱笆旁盯着我看。我马上明白她肯定是李夫人。我停下来和她攀谈。

“听说你能告诉我有关吉卜赛营地的情况。”我说。

她透过黑色蓬乱的刘海，盯着我说：

“别与它有瓜葛，年轻人。听我的，忘掉它。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。从吉卜赛营地出来没好事，从来也不会有。”

“我看到它已上市出售了。”我说。

“对，是这样，只有傻瓜才会买下它。”

“谁可能买呢？”

“有个建筑商在打听它，远不止一个。它便宜。你等着瞧。”

“为什么要便宜卖呢？”我好奇地问，“它位置很好。”
她不愿回答。

“假如建筑商便宜地买下它，将作何处置呢？”
她扑哧一笑，非常刻薄和不快：

“当然推倒那些废旧的房子重建。二三十间房子，也许——每间房子都被下过咒。”

我忽视了她话的后半部分，迫不及待地说：

“可耻，非常可耻。”

“哦，你不必着急。他们从中得不到乐趣，买下它的人得不到，为它增砖添瓦的人也得不到。人失足滑下梯子，卡车在路上摔毁，石瓦从房顶上滚下来摔成碎片，树也一样，一阵狂风使它们轰然倒地，这些都可能发生。哦，你等着瞧，谁也不会从吉卜赛营地得好处。高明的做法还是任其自然。你等着瞧，等着瞧。”她兴致勃勃地点着头，轻声对自己嘀咕着：“干涉吉卜赛营地的人没有好下场，永远也不会有！”

我笑了。她刻薄地说：

“别笑，小伙子。但愿有一天你把嘴笑歪了。无论在房子里，还是在周围的空地上，那儿永远也不会有好运气。”

“那座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说，“为什么这么久了房子还空着？为什么留着它倒下？”

“最后一批住在那里的人死了，全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最好别再谈它了。从那之后，没人愿意来住。让它留在那里发霉、腐烂。迄今为止，它一直被遗忘；这是最好的。”

“但你能告诉我那个故事，”我奉承她，“你了解一切。”

“我不搬弄吉卜赛营地的是非。”然后，她放低声音，换上乞丐般的哀诉，“我为你看手相，可爱的小伙子，如果你愿意，用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，我将看出你的运气。你是近日要远行的人。”

“我不信看手相之类的废话，”我说，“我绝没有银币。绝不破费，无论如何。”

她走近我，继续哄骗说：“六便士，六便士。我只要六便士，怎么样？一点都不贵。由于你是英俊的小伙子，口齿伶俐，将和你离别，我才要六便士。你可能要远行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六便士，不是因为我相信她愚蠢的迷信，而是因为不知为何我喜欢这个老骗子，即使我确实看穿了她。她从我手中一把抓走钱，说：

“好吧，把手给我，两只手。”

她把我的手放在她干枯的爪子上，低头注视我打开的手心，默默地看了一两分钟。她猛地扔掉我的手，几乎把手推离她。她退后一步，以刺耳的声音说：

“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話，你现在就离开这儿——吉卜赛营地。不要回来！这是我给你的忠告。别再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应回来？”

“因为你如果回来，悲伤、损失和危险可能会和你同在。有麻烦，极大的麻烦等着你。忘掉你曾见过这地方，我警告你。”

“所有的——”

但她已转身，退回了茅舍。她走进屋，嘭地关上了门。我

不迷信。当然，我相信运气。谁不信呢？但我不信废弃的房子被拖以咒语这样胡言乱语的迷信。然而，我还是不安，仿佛老妖婆已经在我手上看到某种东西。我把两只手掌平伸在面前，再低头看了看，从人的手上能看到什么呢？看相简直是胡说——仅仅是骗钱的诡计——利用你愚蠢的轻信而骗钱。我仰头看天，太阳已钻进了乌云，天气似乎在变化，周围笼罩着某种阴影，某种威胁，风暴就要来临了。正想着，一阵阵大风刮了起来，树枝摇曳，树叶翻飞。我吹着口哨以振作精神，沿着那条穿过村子的路匆匆离去。

走过那个拍卖“塔城”的广告时，我又看了看。我甚至记下了日期。我终生没有参加过财产拍卖，但我想这一次我会参加，看谁买下塔城是很有趣的。也就是说看谁成为吉卜赛营地的主人是有兴趣的。是的，我认为整个故事从这时才真正开始……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浮现在我眼前：我本人是那个准备投标吉卜赛营地的人！我出的价格高于当地的建筑商。他们本希望能便宜地买下它，然而失望地退出了。我买下它之后去找鲁道夫·桑托尼克斯，说：“为我建一幢房子吧，我已为你买下了地点。”我遇到一位女孩，一位漂亮的女孩，从此，我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我常做这种梦。自然，它们没有变成现实，仅是玩笑。那仅是我想的。

玩笑！玩笑，上帝啊！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！

那一天，纯属偶然，我来到了吉卜赛营地附近。我开着租来的车，从伦敦送两个人去参加一次大拍卖，不是卖房子，而是卖房内的财产。房子很大，刚好位于市郊。那是个特别丑陋的城市。我送一对步入老年的夫妇去那儿。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，我得知他们对一堆混凝纸感兴趣，不管混凝纸是什么。以前，我曾经听到我妈妈提到它一次，与碗有关系。她说，将来有一天，混凝纸洗碗远胜过塑料纸洗碗！看来很奇怪，有钱人想来这儿，买一堆废纸。

然而，我把这件事记在脑子里。我认为我可能查字典或在其他地方读到混凝纸究竟是什么，竟然值得有人租一辆车，去参加乡村的拍卖，为之出价。我喜欢了解新玩意。那时，我二十二岁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。我精通小汽车，是个很好的修理工和细心的司机。在爱尔兰，我曾经和马共同生活。我几乎和一个贩毒集团有涉，但我很英明，及时退出了。当一家豪华车出租公司的司机一点都不差：赚钱多，还有小费，不总是很紧张。虽然工作本身是烦人的。

夏季，我曾经去摘水果。工资不高，但我玩得开心。我试过许多工作。我在三等旅馆里当过服务员，在夏日海滨当过救生员；我卖过百科全书、真空吸尘器和其他东西。我还

在植物园里做过园艺工作，并学到一些种花的知识。

我从不固定地干任何事情。为什么要固定呢？我发现我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很有趣。有些工作比其他的工作更艰苦，但我不在乎。我确实不懒惰，我想真正的我是永不安静的。我要走遍各地，博览万物，做各种工作。我要发现某种东西，对，这才是我的本性。我要发现某种东西。

自从我离开学校后，我就想找到它，但我尚不知这种东西是什么。我所找寻的东西仅处于模糊的、令人不满的状态。它存在于某处，迟早我会洞察它。可能是一个女孩……我喜欢女孩，但迄今我遇到的女孩还不重要……你很喜欢她们，但你还是非常乐意去找下一位女孩。她们正像我从事的工作，都很不错，但你还是会对它们产生厌倦，你想换下一个新的工作。自打我离开学校以来，我已经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。

很多人不赞成我的生活方式。我想你可以称他们为我的美好祝愿者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要做的第一重要的事。他们想让我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固定交往，存钱，结婚，找一份体面、安稳的工作而安定下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没有尽头的世界，阿门。确确实实不适合你！肯定有比过安定日子更好的东西。不仅仅是所有的沉闷的安全感不适合你，古老而美好的福利国家正以愚蠢的方式蹒跚而行！我想，在一个人类已向天空发射卫星，并且大谈拜访恒星的世界中，肯定有某种东西唤醒你，使你激动，心跳，值得周游世界去找寻！我记得有一天我正沿着邦德大街闲逛——那时，我在当服务员，刚好轮休。我在街上闲逛，浏览商店橱窗里的鞋，

非常整洁。像他们在报上的广告词中所说的“时髦男士今日穿什么”，通常有一幅与之相关的时髦男士的像。我认为那人通常是无足轻重的人！像那样的广告过去常使我发笑。

我从鞋店走到下一个橱窗，是一家画店。橱窗里仅有三幅画，布置很艺术，用柔和的软天鹅绒衬托着，画的边框涂了金。你了解我的意思。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。出于好奇心，我也曾拜访过美术馆、博览会，但都使我沮丧，确实如此。巨幅的阳光照耀下的岩石幽谷里的战争画，或者是憔悴的死者身上扎着箭的画，还有丝绸、天鹅绒和饰带簇拥着的贵妇摆出虚假笑容的肖像，等等。所有这些，我都不感兴趣，我那时就断定艺术与我无缘。然而我现在观赏的这幅画却莫名其妙地不同。橱窗里有三幅画。一幅是风景画，虽然是相当优美的乡村景色，但我每天都要经过那种地方。一幅画的是女子，非常滑稽的样子，极不合比例，你几乎辨别不出她是个女子，我想你会说艺术是夸大变形的，但我确实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。第三幅就是我推崇的画，我怎样才能描绘它呢？非常简单。画上有许多空间，无论你按哪个方向放，都有许多逐渐变大的圆，逐层向外推移。所有的圆都各具不同的颜色，你想象不出的奇妙颜色。各种颜色随随便便地分布在画面各处，似乎并不具备什么意义。但奇妙的是，它们确实具有某种含义！我不善于描绘，我所能说的是人极想继续观赏它。

我僵在那里，感觉奇怪，仿佛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。我竟然想穿那些赏心悦目的鞋——我对穿着非常认真。我想衣着体面能给人留下好印象，但我从未想过在我

一生中，会在邦德街买双鞋。我知道他们要价高昂。没准一双鞋十五镑。他们会说是手工的或其他什么的，找个理由，使它值得买。纯粹是浪费钱，没错，鞋外形美观，但为了卓而不群，你得付很多钱。这我当然不干，我头脑正常。

但这幅画，价值多少？我想知道。假如我准备买下它？你疯了，我心里想，你不喜欢画，不是一般意义上，那就足够了！但我想买这幅画……我愿意那幅画是我的，我但愿能把它挂起来，只要想看时，就坐下来看，知道我拥有它！我！买画。似乎是疯狂的想法。我又看一眼那幅画，无论如何，我买那幅画毫无意义，我也可能买不起它。那时，我实际上有钱。押中了一匹赛马，加上平时幸运地得到的一些小费。这幅画可能会花掉一大笔钱，二十镑？二十五镑？不管怎样，问问又何妨呢！他们不会吃掉我，是不是？我带着相当的闯劲和自卫心理，走了进去。

店内肃静，华丽，气氛静穆。墙壁颜色柔和。有天鹅绒长靠椅，你可以坐着欣赏画。一个有点像广告上的衣着精良的模特样的男士走过来照顾我，他以相当沉静的声音评论着那幅风景画。有趣的是，他并不像邦德街商店里的上等人那样，显得高人一等。他听我说话，然后，从橱窗里取出那幅画，靠墙拿着它，展示在我眼前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随便看。当时使我想起——有时以某种方式，你了解了事物之间的规则，但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其他事物，而不适于画。有人穿着破旧的西服，磨破的衬衫，走进这样的地方，结果证明是百万富翁，想扩大他的收藏品；或者穿着廉价而俗气的衣服——也许正像我一样，通过精明的手段，成功地搞到钱

——走进店内，不知为何，他渴望买一幅画。

“一位艺术家的杰作。”手里拿着画的人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爽快地问。

回答使我倒吸一口气。

“两万五千镑。”他温和地说。

我很善于保持面无表情，一点也不外露，至少我认为我没有表露出来。他又说了某个名字，听起来很陌生，是艺术家的名字，我想。画刚从市场上买来，是乡村的一幢房子里的，住在那里的人均不知道它的名贵。我竭力保持愉快，叹道：

“很贵，但值，我认为。”我说。

两万五千镑，太可笑了！

“是啊，”他叹了一口气说，“确实如此。”他轻轻地放下画，把它搬回到橱窗里。他笑着看看我说：“你情趣高雅。”

我觉得他和我有某种共鸣。我谢过他，走回到邦德街上。

我不太善于记述事物——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像一位真正的作家那样。例如，关于我所看到的那幅画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与其它事物的联系。我是说，从中得不到什么，它不使人想起什么事物，然而，我觉得它莫名其妙地重要，它寓示了某处的一个地方。对我来说，它碰巧是寓示某种东西的事物，正像吉卜赛营地和桑托尼克斯给我的寓示一样。

我并未过多地交待他。他是建筑师。当然，你已知道这一点，建筑师是我从未干过的行业，尽管我有些建筑行业的知识。在我漫游途中，偶然遇到桑托尼克斯。我当时是司机，载着有钱人到处逛。有几次，我驱车出国，去德国两次——我会一点德语——去法国一两次——对法语也一知半解——去葡萄牙一次。客户通常是次老年人，他们的钱和差劲的身体几乎成正比例。

带着像他们那样的人到处转，你开始认识到钱毕竟不是万能的。有初期心脏病的人，随时都要带着许许多多的小药瓶，并且还会为旅馆里的食物和服务发脾气。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有钱人相当小气。他们也有他们的焦虑：税收和投资。你听他们聚在一起的谈话，或是和朋友的聊天。焦虑！使他们中半数人丧生。他们的性生活也不热情。他们或是娶了白肤金发、双腿修长、性感的与男朋友厮混的妻子给他们招惹麻烦；或者娶牢骚满腹的妻子，可怕如地狱，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该到哪里去，不该到哪里去。不，我迈克尔·罗杰斯宁愿单身。当他认为有必要时，他会和美貌的姑娘一块周游世界。

当然一切都是过一天算一天，但我对付得了。生活非常有趣，我满足于“游戏”人生。我猜想无论如何我会满足的，这种态度和青春同驻。当青春不在，有趣不再成其有趣。

在有趣背后，我想，总有别样的东西——一直在寻觅的人和事……我仍然接着我说的话：我过去常开车送一位老人去里维埃拉，他在那里建一幢房子，去看看进展如何；桑托尼克斯担任建筑师。我不知道桑托尼克斯是哪国人。起

先，我认为他是英国人，尽管他取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有趣的名字，但我现在认为他不是英国人。我猜他可能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种族。他有病。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他还年轻，皮肤非常白皙，瘦弱，表情古怪。不知怎么搞的，面相有点歪，两边不太对称。他对待他的顾客脾气相当坏。你可能认为在他们付钱时，降低标准，欺负他。根本不是。桑托尼克斯欺负他们，他总是对自己非常有把握，尽管他们没有欺负他。

我的这位特殊的老顾客，我记得，他一到达，看到工程进展，就气得满嘴起白沫。我手足无措，当时我站在旁边，随时准备以我司机的灵巧方式帮助他。康斯坦丁先生很有可能患心脏病或中风。

“你没有按我说的做！”他半是尖叫地说，“你花了我很多的钱，太多太多的钱！这不是我们达成的协议。花的钱比我预计的多。”

“你完全正确，”桑托尼克斯说，“但钱已经花了。”

“不该花！不该花。你得控制在我定的限度之内。明白吗？”

“那么，你不想建你想要的房子？”桑托尼克斯说，“我知道你需要什么。我建的房子正是你所需要的。我完全有把握，你也确信。别再来你们中产阶级小题大作的节俭的那套。你需要一幢高质量的房子，你会得到它，你要向你的朋友们炫耀，让他们忌妒你。我不会为任何人都建造房子，我已告诉你。那是比钱更重要的。这幢房子不会类似于其他人家的房子！”

“简直可怕。太可怕了！”

“噢，不，不可怕。你的麻烦在于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。或者至少每个人都可能这样想。但你确实知道、实实在在地需要，只是你不能把它表达出来。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它。但我知道。这是我常常了解的一件事情。人们追求的和他们所需要的。你的感觉就在质量，我会给你质量。”

他常像那样说话。我站在旁边听。不知为何，反正我自己可以看出在松树丛中建的那幢房子，面朝大海，不同寻常。房子的一半并没按照传统的方式临海。看起来像在内陆，在山间，在半山腰，却高耸入云。非常奇特，不同寻常，令人激动。

我不上班时，桑托尼克斯有时和我聊天。他说：

“我只为我想为他建房的人建房子。”

“有钱人，你指？”

“他们得有钱，不然的话，他们花费不起。但我在乎的不仅仅是我建房子的钱。我的顾客得富裕，因为我想建的房子花钱。仅有房子不够，你知道。还必须有背景。这才是重要的。就像红宝石或者祖母绿。漂亮石头仅是漂亮石头，它不使你想得更远。它没有什么意味。直到有了背景，它才有形式和意义。同样，美妙的背景也得有一颗价值相当的美丽珠宝镶嵌其中。你看，我用陆上风景作为背景，它还位于它自己的位置上。只有我的房子坐落其上，它才具有意义，就像它怀抱着骄傲的珠宝。”他看着我，大笑着问：“你不明白？”

“我想是，”我慢声说，“然而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——我想我明白……”